

【网络文章】

维吾尔语中国语借词骤减，背后是怎样的细思极恐？！

<https://user.guancha.cn/main/content?id=489774&s=fwzxhfbt> (2021-4-12)

一位维吾尔族基层党员干部

小时候我生活长大的村里只有一家商店，村里人都叫它老江商店，就杵在马路边上，我感觉它里面什么都有。长大了点儿的我就负责给家里买酱油、买醋、买菜，当时普通话说得并不怎么样，能听懂一些，但是不太会说，所以每次过去买东西前先要在心里默念几遍。当我买土豆、酱油、白菜、辣子之类的蔬菜时，是不用去默念的。因为土豆又叫洋芋，维吾尔语里也叫 yangyo，酱油维吾尔语叫 jiangyu，白菜叫 basay，辣子叫 laza。感觉很亲切记得牢，因为这些维吾尔语的词都是从汉语吸收进来的借词。

小时候这种借词遇到的很多，桌子我们叫 zhoza，战士我们叫 jiangqi（战的音译再加 qi），衙门我们叫 yamul，可以举的例子很多很多。

一、

人类的语言不只是交流工具！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甚至可以说没有语言也就不可能有文化，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把文化一代代传下去。语言是在特定的环境中，为了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，所以特定的环境必然会在语言上打上特定的烙印。

刘慈欣是我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，最近翻译了他的《流浪地球》，让我受益匪浅。尤其对于语言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。也有了我脑海中的三问。

在翻译《流浪地球》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们维吾尔语在科幻领域的词汇量少得可怜，要么就是直接音译英语词汇，有些过于繁杂难懂，我一般都用大家熟悉的汉语进行了代替。有幸读过维吾尔语翻译的四大名著，真心觉得老一辈翻译的真好，后继乏力啊……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前几年，我很喜欢喝卡瓦斯饮料，尤其去伊犁河游玩儿，喝了点高兴之余，几个朋友争论起来这个卡瓦斯是维语还是外来节词这个问题。曾经习惯了说白菜维语里叫 bacai，辣子叫 laza，但是现在都有了很绕口的叫法。很多朋友说最近这两年维吾尔语里阿拉伯语、英语的借词在增多，有很多以前用国语来表述的东西改成了阿拉伯语、英语和其他外来语。

这导致了我们的知识分子说话跟老百姓就有了明显的差别，老百姓还在用简单的汉语表述，很多知识分子用复杂的外来语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经过这几年的思想解放，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人能熟练的用汉语来交流，汉语水平越来越高。有些人就觉得你们以前不学汉语的吗？其实 03 年我们去内地上学的时候，不管北疆的孩子还是南疆的孩子，汉语基础还是有的，只是南疆的孩子口语不好，写作文却是一把好手。有人说他们是哑巴汉语。

以前去南疆农村老百姓都说自己说不好汉语，听不懂，但是平常生活中还是会听到他们跟筷子叫 kuaiza，面汤叫 mantang 等等。

为什么呢？

二、

除本民族固有的词汇以外，由于民间的交往，文化的交流，语言在发展中还会吸收一些其他民族语言的词为本民族语言服务，丰富本民族语言，这种词汇一般称为借词。各种语言都会有借



词，比如汉语中有“咖啡”“模特儿”“巴扎”等等都属于借词，有的是借用国外语言的，有的是借用国内某个民族的。

维吾尔语也同其他语言一样，有本民族语言固有的词，也吸收了其他民族语言中的词。以前，进入维吾尔语的汉语借词，不仅时间早，而且数量多，意义范围也相当广泛，它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全方位地反映出维汉两个民族之间丰富的交流和交融内容。维吾尔族人民早在使用突厥语和回鹘语时，汉语词语就被借了进来，而且这些汉语借词基本上都保留着中古汉语的语音特点。

我并非专业人士，所以涉及这些词汇专业的解读，只能通过网络书籍等获知，通过阅读前人的研究，我才知道维吾尔族语言学家麻赫默德·喀什噶里的巨著《突厥语词典》序言里，就提到过维吾尔语中存在大量汉语借词，有的学者认为维吾尔语引进汉语借词不是零星的，而是系统的进行引进借用的。这从侧面反应了自古以来，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交融，也让我更加认定了从很早很早开始，维吾尔文化跟中原汉文化的密切联系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我有自己的特色，你有你独有的韵味，但是我们同根同源。

维吾尔语有汉语借词，当然肯定会有其他语言借用来的词汇，英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，这本正常。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维吾尔语里的其他语种借词数量越来越多，使用范围越来越广，而汉语的借入词被严重挤压，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减少。

三、

文字是文化的载体，突然之间维吾尔语里汉语借词的大量减少是正常的吗？

汉语随着国力增强，越来越受欢迎，各种新科技，新名词都有汉语的专用名词，我们维吾尔语因为我们本民族发展受限，维吾尔语本身表达不了，那就不用汉语啊！

维吾尔语不能表达，我们还有汉语可以表达，为什么舍近求远，为什么不用更先进更完备的汉语呢？

从初三毕业踏上首都北京求学的路，让我跟母语的接触变少了，拼命的吸收科学知识的那几年，我接触的先进文化知识都来源于汉语，而不是其它语言，但是反观这些年，维吾尔语里的外来借词越来越多，汉语借词越来越少，这个现象很不正常。

尤其是在我司法考试的时候原先想的用维吾尔语考试，因为大学我是汉语学的法律，但是我在新疆想服务的是最基层的群众，他们有些人可能国家通用语言不是特别好，我要是用维汉双语，服务的群体会更广。但是当我去新华书店买书籍时，发现最多的只有维吾尔语的小说，法律书籍翻译的很少，而且不全面，极少的法律书籍里的专业词语基本看不懂。我心里疑惑，我们的翻译机构怎么这么懒了？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应该都翻译出来个全套吗？如果没有这些专业的书籍怎么给南疆的老百姓宣传法律法规呢？有的基本翻译书籍也根本没办法满足我要考司法考试的知识储量，尤其是看到把“婚姻法”翻译成了 nika kanuni（尼卡）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些其实都是阴谋！是“三股势力”和它的代言人，两面人们的一个让人后怕的巨大阴谋！近期刚刚播出的《暗流涌动——中国新疆反恐挑战》里，就有详细、大篇幅的展示。

从语言文字入手，渐渐地吧维吾尔语里的汉语借词挪走、变更，然后大量引入英语、阿拉伯语等外来词汇，通过这种方式，帝国主义，“三股势力”在文化领域进行的渗透。这种行为与“毒教材”异曲同工。

而在教育领域，则更让人后怕！从一些简单词汇的翻译可窥见一斑，他们把老师翻译成——muallim，把学校翻译成——maktap，把学生用的笔翻译成——kalam，都是从阿拉伯语吸收的词汇，我们维吾尔语就不能表达学校、老师、笔的意思吗？非得用阿拉伯语借用？



关于“民考民”“民考汉”的思考

最后，我还想和大家谈论一个关于“民考民”“民考汉”的问题，最近一直在看西域都护平台，很多文章作者都写自己是“民考汉”，然后各种遭遇不公，被贴上“第 57 个民族”啊之类的，让我很不舒服。

我高中开始在内地读书，有些人也会说你是民考汉吧？我说不是，因为我看到维吾尔族里的很多人自觉地分成“民考汉”“民考民”阵营，“民考汉”说“民考民”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落后；“民考民”说“民考汉”不懂本民族语言，忘本。

我还听说过很多更可笑的言论，有些女孩儿跟男孩儿相亲最先问一句：“你是民考汉吗？”或者“你是民考民吗？”然后，像星座血型生肖一样，把“民考汉”跟“民考民”的性格特点都分门别类。特别荒唐。

有些地方普通老百姓甚至把“民考汉”看做异类，这正常吗？这真的很荒唐！是不是学英语的人以后要叫“民考英”，学俄语了就叫“民考俄”？不管是“民考汉”、还是“民考民”，其实深层次表达的就是汉语是外语这个错误思想！

我是维吾尔族！我不是“民考汉”也不是“民考民”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分类的标准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每个维吾尔族应尽的义务。

为什么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成了“民考汉”了？给我加上特殊的符号？让我跟没学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父老乡亲自动拉开距离！这究其根本，也是一种宗教极端思想，是“三股势力”分裂我们的阴谋！

所以作为有知识的人，请你不要说自己是“民考汉”或者“民考民”，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你的义务，报效我们的祖国，帮助老百姓远离极端，脱贫致富是你的责任！勇敢的站出来，让“三股势力”、两面人成为过街老鼠是你的担当！这才是新时代维吾尔族青年应有的该有的精神！

【网络文章】

要从南疆重大事件中看维吾尔人

（新疆新发现2019-07-01）

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DYyN3b4bnJC2Gy20uexLPg>（2021-4-26）

作者陈新元，1948 年元旦出生在喀什伽师县；1964 年参加工作，2008 年退休，现兼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，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。

在南疆生活 49 年的经历，以及对维吾尔人的观察、了解、思考，促使我写下此文。本文不涉及民族历史、民族理论、民族政策等。

我们常说，看人重在关键时刻的表现；看一个民族也是这样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 80 年代初，新疆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。这些事件中，维吾尔人是如何表现的？

1. 中印边界反击战两位烈士：伊敏斯迪克和战斗英雄司马义艾买提

先讲伊敏司迪克烈士。1962 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打响之前，新疆兵团汽车团承担了战备运输任务。10 月的一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汽独三营的一辆满载战备汽油的解放牌卡车，行至疏勒县塔孜洪乡。长途颠簸，油桶震裂，汽油滴在排气管上窜起浓烟火花。司机全神贯注盯着路面，没发现即将到来的巨大危险。

这时，刚到路边劳动的维吾尔族共产党员伊敏司迪克，发现险情，提着坎土镬边喊边追。车一停，火焰突窜一人多高。伊敏司迪克连忙和司机跳上车厢，把一个个滚烫的油桶推下车，躲开

